

秦
轮◎著

给钥匙系上 红流苏

空房子、系流苏，那把钥匙搁哪儿了？
软卧车厢承载的无非末日印象，
同机抵达的当然是罗马。



九州
出版
社
JIUZHOU PRESS

给
钥匙系
红流苏上

秦
轮
◎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给钥匙系上红流苏/秦轮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1. 3

ISBN 978-7-5108-0903-3

I. ①给… II. ①秦…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9730 号

给钥匙系上红流苏

作 者 秦 轮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9

字 数 282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903-3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褪色的红房子·····	1
同机抵达·····	10
做 脸·····	21
命运克隆·····	27
末日印象·····	69
一个企业对一个人的全案企划·····	100
我们都来做父亲——此作写给我的母亲·····	133
那个夏天·····	166
人到山前·····	182
最后的晚餐·····	189
给钥匙系上红流苏·····	206
家门口的便利店·····	222
走进别墅·····	237
软卧车厢·····	266
罗马，当然是罗马·····	284
后 记·····	298

褪色的红房子

红房子那时候在张家园一带是首屈一指的住宅楼，海明娘至今还记得它当年鹤立鸡群的英姿，以及身居其中的荣耀感。现在已经很难再找到像这样的红砖房子了。现在的房子都是框架结构，框架之间胡乱地塞些砖头，再粉上水泥或者贴上瓷砖，金玉其外，难免败絮其中，看了总让人想起那水泥或瓷砖掩饰着的粗糙与伪劣，哪里比得上那时的房子那么实在，每一寸都是用砖砌上去的，那砖也像是经过了专门挑选似的，每一块都平整光洁，见棱见角，经年累月，绛红的颜色始终不褪。“红房子”的美称不仅是对这幢房子当年在那一片灰暗的背景下突兀的形象特征和视觉感受的准确表述，而且在它的住户们看来更主要地还是一种赞美之词。

那些年海明娘所代表的红房子居委会在街道的文明楼院评比中与名噪一时的中国女排一样得了个五连冠，这其中自然有海明娘的功劳，但也与红房子在人们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和它的住户们人人具有的荣耀感有着很大的关系。有了这种荣耀感，开个会呀，搞个什么活动啊，才能争先恐后、一呼百应。海明娘在红房子里众望所归的号召力也正是在红房子红透张家园街办的那些年靠了这房子的凝聚力得以形成并一直保持到现在。

现在上面派下来需要海明娘招呼的事情已经不多了。上面的人似乎不像以前那么喜欢来事，就算派了下来，还能有那么多的人响应吗？这事就连海明娘自己也觉得心里没底。现在的人都在忙着赚钱，自己的事都管不过来，谁还顾得上管那些并不能很快、很直接地得到好处的公事呢？人

们集体的概念甚至家的概念都比先前淡化了许多，海明娘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不但不以此为忧还把这说成是社会的进步。

海明娘在街道上比较正式的称谓是何代表，红房子的人却无论长幼一律叫她海明娘，尽管那个在孩提时代曾经像一件玩物一样在红房子的居民们手中递来传去的海明，长大后早已远走高飞，令红房子的居民难得一见，但是大家还是习惯这样称呼他们的何代表。

何代表现在虽然难得招呼大家来开个会，但是大家还是喜欢往她的家里跑。大家刚住进红房子里来的时候，还保留着原来住平房时的那种相互串门的习惯，而何代表家自然成了串联的中心。海明娘生性和善，跟任何人都谈得来，又没有像她这种文化、年龄层次的女人通常都会有的飞短流长的毛病，很容易获得大家的信赖并引为知己。

现在维系大家的除了海明娘的好人缘，还有一桌终日不散的麻将。

海明娘自己很少上桌打牌，一来因为她本身不像别的老太太那样对麻将牌的兴趣长盛不衰，二来是因为经常满员，她作为主人理应让客人们玩。红房子里别的娱乐没有，麻将却家家有得打，可是打得过瘾、打得尽兴、打得荡气回肠的还得要说是海明娘家里的麻将。所以当别的人家为三缺一急得抓耳挠腮的时候，海明娘这里却常常为了一席位子争得不可开交，许多人就是不打，站在旁边看也能一站大半天。爱开玩笑的人就说这里的投资环境好，这当然指的是软件，指这里宽松和谐、畅所欲言的气氛。大家一边切磋牌艺，一边七嘴八舌，指天骂地把红房子这些年受到的冷遇和委屈都抖搂出来。

这几年张家园一带整个成了一个工地，前后左右的房子，本可以暂时不拆的早早地就给拆了，而早就应该建成的却遥遥无期地拖着，红房子四周整日尘土飞扬，砂石遍地，而且没完没了。弄得红房子的居民们穿不成一双好鞋，睡不上一个安稳觉，呼吸不到一口清新的空气，真正地苦不堪言。红房子里的人们无计可施，有时便会无奈地想：索性连红房子也拆了算了。

海明娘每每听到大家谈论这些，心里总不是滋味，她深感自己这个居民代表没有尽到责任。她觉得以前是太软弱了，太无所作为了——管不了

人家建房，还不能管一管他乱建吗？像正对面的这栋楼，阳台都伸到路当间来了，还在路上打了个洞，不知道想要干什么。明天就去找那个包工头评评理：你这样在路上打洞我们还要不要进出？小孩子掉下去了怎么办？正好这天海明的小姨在姐姐家里做客，听海明娘说起这事，便对姐说，先不忙着去找包工头，你妹夫有个熟人在土地局，回头我让他托这位熟人问问情况，问明白了再来找包工头不迟。大家就说还是小姨有心计，就请帮忙问问看。海明的小姨自己揽的差事，自然分外上紧，隔天就托人去问了，这一问，果然就问出苗头来了。原来海明娘说的那个洞实际上是一个井口，挖它的目的是想浇注一个柱子，用于承载一个类似吊脚楼的附属体。这个节外生枝的附属体如果建成，以后红房子的人出入此处，就要走一段隧道了，而这是原设计所没有的，属于违章建筑。

有了政策依据，海明娘便理直气壮地去找了包工头。包工头自知理亏，又见海明娘来者不善的架势，一口一个违章，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来头，便对海明娘唯唯诺诺，当即就叫人把井填了，建空中楼阁的企图自然不敢再生。红房子的人首战告捷，个个扬眉吐气，非要让海明的小姨把那位土地局的熟人请到红房子里来坐坐，一来是面致谢意，二来也好再咨询咨询。海明的小姨觉得这是个露脸的事，就真的把那位熟人请来了。

那位熟人姓关，是土地局的一个科长。关科长来红房子的时候海明娘家里照例在打麻将，正好关科长也好这玩意，大家一让，他就有点动心——玩两圈？好，那就玩两圈！——毫不客气地就上了桌。大家依次地抓牌出牌，一边议论着这事。关科长说：民不告，官不究，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那是那是。大家附和道，只是我们不熟悉这里面的道道，又看不到他的图纸和批文，谁知道他什么地方违章什么地方不违章，糊里糊涂地就被人家侵权了——这几年可被这些大大小小的开发商、包工头坑苦了，以后还请关科长多多指点，就当我们的法律顾问吧。关科长此时连坐了三把庄，玩得开心，心里想着下次还来这里玩，就顺水推舟，说：法律顾问谈不上，我这个人工作上也没什么奔头，平日里就是好打个牌，好交个朋友，以后我常来坐坐，顺便给大家出出主意吧。

说话间就到了吃饭的时间，海明娘自然要留关科长在这里吃饭，并让

大家也不要走，留下来作陪。有人自告奋勇到街道的小餐馆里叫了几个菜上来，又有人去自己的家里拿来了好酒。大家一起动手，在麻将桌上盖了一块圆桌面，客客气气地让关科长坐了首席。关科长今天一来牌打得顺手，二来为红房子居民的真挚情义所感动，就多喝了几杯。酒喝得多了话也多，关科长一个劲地问大家还有什么事需要帮忙，有的话尽管说，不用客气。他说“我自己虽然不在要害部门，又没有实权，但是这方面的政策法规还是懂得一点，圈子里也还有几个能办点事的朋友。”又跟大家披露了许多未被传媒证实的房地产行业里索贿受贿之类的不正之风以及自己在单位里的种种不得意。

贪官可恶，清官可怜。大家让关科长这么一说，反倒有点同情他了——虽然关科长算不上什么“官”，也未必就“清”到哪里——大家找不到什么合适的话来劝慰关科长，一时间也想不起来有什么具体的权益被人侵害了要向关科长申述，于是就埋头吃饭。关科长酒后从不吃饭，放下筷子，说一声大家慢吃便起身离桌。海明娘给关科长重新泡了一杯茶，客厅太小，关科长端着茶杯到阳台上剔牙。

关科长一边剔着牙，一边往对面看，见对面一幢房子不紧不慢正在施工，关科长看了一会，发现了问题：这房子怎么挨得这么近？一句话提醒了客厅里吃饭的人们，大家胡乱地扒完碗里的饭，纷纷拥到阳台上，对眼前的这幢房子大加挞伐起来。关科长说，房子之间都是要有一定的间距的，像这样一根竹竿也能伸过去的距离显然是不符合规定的。

一楼的阿昌就说，我早就说过了，我们该去找他的。原先我们家中午的时候还能晒到一点太阳，现在别说晒太阳了，我儿子做作业离了台灯就不行！

四楼的钱嫂又趁机说起了她家里丢失了一件山羊皮的事。她一口咬定她家的那件晾在阳台上的皮衣服是对面搞建筑的民工从脚手架上钩去的。

海明娘说，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房子都快要封顶了，难道还能叫他们把房子拆掉不成？！

关科长说，拆掉是不大可能了，但是可以向开发商索赔。

大家听了顿时来了精神，纷纷说，对，向他索赔！钱嫂是个急性子，

马上就给开了价：每户至少让他赔五千！她丢的那件皮衣服值二千元，剩下三千元她想用来装个电话。她家里早就想装个电话，却又一直舍不得花这笔钱。

阿昌顶看不惯钱嫂的鼠目寸光，说，五千？五千能买来阳光，能买来空气？一万元都便宜了他！

大家说，赔多少都另说，关键是要他赔他不一定认。于是大家都把期望的目光转向关科长。关科长就让红房子的人先准备一个书面材料，材料要尽量写得委婉，又要有分量，要历数这幢楼对红房子居民所造成的危害，例如从采光、通风这些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写起，还可以提一下消防通道这些敏感的方面，最后才万不得已提出赔偿的事。具体的金额先不要提，待有关方面批转后再去跟开发商面谈，我想开发商就是答应赔偿也定有一番讨价还价。材料写好后多打印几份，大家都签上名，然后往市委、市政府的信访办以及城建、环保等等这些部门送，送的时候不要一个人去，尽量多去些人，这样容易引起重视。

有关科长运筹帷幄大家都对这场官司充满了信心，一致推举了一个在红房子里公认的读书最多的文学青年来执笔。文学青年根据关科长的提示搜索枯肠，使出浑身的解数，总算是不负众望写出了初稿。大家围在麻将桌上将初稿讨论了半天，又给关科长看过，最后才拿去打印。海明娘拿着打印稿送到各家各户去签字，又商定了一个大家都有空的时间把材料送了出去。

以后的日子大家就焦急地等待着，这期间出了两件多少跟这事有点关系的事：一个跟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先是塌了一座大桥紧接着又倒了一幢百货大楼；郊县的一幢正在封顶的六层楼房也不知何故突然崩塌了。邻国倒掉的桥和百货大楼据说后来在那个国家引起了广大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情绪，许多政府官员因此被迫辞职，红房子的居民对此不甚了了，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是红房子的居民却强烈地感受到郊县崩塌的那幢楼在本市引起的震撼，市政府专门在那幢楼的废墟上开了现场会，并由此开展了一场建筑市场的大整顿。关科长传出话来：大气候小气候都不错，材料已被批转到了有关部门，直接找开发商谈具体的索赔事宜的时机已经成熟。

红房子的居民群情振奋，连夜在海明娘家里商量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决定组成以海明娘为组长、阿昌和钱嫂为成员的三人谈判小组，文学青年担任谈判小组的秘书工作。第一次谈判安排在一个周末的下午，地点就在那幢尚未完工的大楼里。因为整顿的缘故，这些日子大楼没有施工，大楼里一片寂静，那间作为临时办公室的简易房间也因此越发显得空空落落和寒气袭人。对方的代表是那个海明娘已经打过一次交道的包工头。包工头的态度还算诚恳，用几只大小不等、质地不一而且结满了茶垢的茶杯给海明娘等人倒上茶，然后就开始念苦经。他说，外面都说搞建筑的如何如何赚钱，哪里知道我们也有我们的难处，标底本来就低——还不说建材天天在涨价——经过层层剥皮，到了我们手里已经是一块腊肉骨头，只有偷工减料赚点昧良心的钱，但是毕竟是人命关天的事，也不能太没谱了不是？前两天郊县倒掉的那幢房子我们都被叫去看了，为什么会倒？还不是用了太多的劣质水泥和钢筋！我们还不想在我们的工地上也开一个那样的现场会，然后在会上叫检察院的人当场把我们带走，怎么办呢？只有在空间上想想办法，多增加一点有效面积……

海明娘当初鼓捣这事也是因为红房子被挤兑得太厉害，出于无奈，待这事真的运作起来，特别是让她直接去参与谈判，她又直后悔。她一辈子与人为善，什么时候跟人家红过脸？但是大伙的事她这个居民代表又没有不出面的道理，便硬着头皮来了。谁知道她所担心的唇枪舌剑、摔桌子打板凳的场面并没有出现，倒听对方吐了一肚子的苦水，海明娘听着听着就同情起对方来了，若不是阿昌在一旁提醒，她差点把自己的使命也忘了。

阿昌可说是有备而来，事先就估计了对方可能采取的种种策略，其中之一就有这种以退为进的博取同情法，所以毫不为之所动，也采取了相应的以守对守的战法——你说你有苦衷，我比你更苦！

钱嫂本来又要提她家那件皮衣服的事，想到自己的身份，不好意思那么自私，就跟在阿昌后面打打边鼓。

第一次的谈判无功而返，红房子的居民倒也并不气馁，还纷纷在牌桌上表示了抗争到底的决心。海明娘虽然有退缩之意，却又被众人激昂的情绪所裹挟，不得不茫然地往前走，好在事情不久就有了转机。包工头奉了

老板的旨意主动作了让步，终于答应了赔偿。只是他不说赔偿，而说是“扰民费”。红房子的人不会玩文字游戏，只知道实打实，给钱就行，倒不在乎叫什么费。最后敲定的扰民费如果红房子的十六户人家平分正好是钱嫂先前所预期的数。在海明娘看来这个数字委实不少，况且海明娘打这场官司的初衷无非是要出口气，并不想指着这事发财，更不想借此把对方整垮掉，就想借坡下驴，圆满地了结此事。钱嫂家的那件皮衣此时已在她女儿的衣柜里找到了，对这幢房子的一腔怨气顿时化作了对于扰民费的强烈渴望——如果能拿到赔偿，除去装电话的费用，她还能净得两千元——所以钱嫂自然也希望尽早达成协议。可是阿昌却有不同意见，当着包工头的面表示了对五千元赔偿的不屑。海明娘不愿意在外人的面前暴露自己内部的分歧，就跟包工头说我们回去商量商量再作答复，领着阿昌和钱嫂返回了红房子。

商量的结果未能像海明娘所预想的那样很快取得一致，反倒又商量出了许多新的分歧。阿昌串联了一二楼的住户坚决不同意就此跟对方达成协议，提出至少要对方将许诺的赔偿金额再翻上一番；还有人甚至提出扰民费不能按户平分，而应该根据被遮挡和受侵扰的程度以及对此事的贡献大小合理分配。此议一出，原本众志成城的红房子居民立即分崩离析——被遮挡和受侵扰的程度量化起来已经十分难缠，贡献大小更加无从考核，虽然在海明娘的努力调停下，最终否决了那个费力不讨好的“按劳分配”的动议，但是红房子居民的心里还是因此蒙上了一层阴影。

增加赔偿的要求仍然未被满足，谈判陷入了僵局。对峙的日子里，开发商通过了建管部门的整顿验收，包工头指挥着手下的民工又开始恢复作业，倒把红房子居民索赔的要求撇在一边。开发商的这种态度激怒了红房子里的强硬派，阿昌奔走呼号，红房子居民总算组织起了一次激烈的抗议行动，这也是红房子居民最后的一次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行动。大家围住运送砂石的卡车，死活不让卸车，又冲进工地推倒了一面正在堆砌的墙壁，并砸烂了几只装泥浆用的塑料桶。包工头对红房子居民突如其来的过激行为缺少思想准备，同时他也深知众怒难犯的道理，面对吵吵嚷嚷的人群包工头表现了极大的克制。但是这个包工头也并非等闲之辈，他一眼

就看出了几乎倾楼而出的红房子居民实际上并非铁板一块。他一面喝住手下那些蠢蠢欲动的民工，不准他们作任何还击；一面答应尽快考虑大家的合理要求，以缓和居民们一触即发的情绪。

这一回包工头说话算话，隔天就主动来到海明娘家里，答复说他们老板已经同意增加一些扰民费，虽然离强硬派们所要求增加的额度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但至少钱嫂这些急功近利的温和派们看来，开发商是抱有诚意的。包工头还在红房子里散布说，扰民费即日就可以发给大家，由于现金难筹，只能分批发放，先领的先发，暂时没有领到的也不用着急，以后一有了现金就随时补发。

包工头的这一招果然灵验，红房子的居民忽然一下子都对增加赔偿的事变得心不在焉，而对通往工地办公室的那个门洞却关注有加。各家都在面朝工地的窗户里时时地埋伏着一双窥视的眼睛，生怕别家捷足先登去领了扰民费。阿昌感到这样下去非常危险，一旦拖的时间长了，人心必散，不要说增加赔偿将成为泡影，就连已经许诺的部分也有可能被赖掉。阿昌心急如焚，在红房子里胡乱地拼凑了一些人马，又组织了一次攻势。这一次不仅参加的人数不如上一次，进攻的力度也小了许多，稀稀拉拉的队伍刚刚进入工地，还没有来得及造成任何破坏，就遭到了早已严阵以待的民工们的迎头痛击，一场恶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民工们显然是事先得到了某种激励，一个个左冲右突越战越勇，红房子里的强硬派则顾此失彼节节败退。阿昌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却终因寡不敌众，在头上狠狠地挨了一棍之后，满脸血污地被人抬出了工地。

阿昌负伤，红房子里的强硬派顿时群龙无首。包工头又在墙壁上贴出了刚刚才凑齐的有关此项工程的所有批文的复印件，大家看了更加斗志涣散，纷纷在心里打起了退堂鼓，有的开始后悔不该如此贪婪，没有见好就收；有的反省着自己这样为了大家的利益去冲锋陷阵是否值得；而最为普遍的心理是庆幸自己没有像阿昌那样被打成重伤。总之是没有人再出头向包工头提增加赔偿的事，却对这些日子在楼道里传得沸沸扬扬的关于谁谁又去领了包工头的扰民费这一传说的真伪表现出极大的关注。

只有阿昌的媳妇不依不饶，单枪匹马地在进行着最后的抗争。阿昌媳

妇在照顾住院的阿昌和准备对包工头的诉讼之余，对同楼的邻居们所表现出来的缩头乌龟的德性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抨击和诅咒。每当夜深人静之时，红房子里总会回荡起阿昌媳妇那悲怆的咒骂，红房子的居民们就在这咒骂声中，辗转反侧地度过他们的又一个难眠之夜。

海明娘对事情居然演变到这一步感到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她只有尽力地安抚好阿昌的媳妇，以免她做出更没理智的事来，同时以一个居民代表的身份穿梭于阿昌媳妇和包工头之间，尽量地做一些调解工作。

又有一家房地产公司来张家园察看场地，红房子的居民一反常态，不仅没有像以前那样对房地产公司的人怀着深深的敌意，反倒表现出一种恨不能卖身投靠的媚态，屁颠屁颠地跟在来人的后面，注意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捕捉着他们的片言只语，希望从中刺探出一点有关红房子归宿的信息。来人看了一圈未置可否地扬长而去，令那些跟在后面刺探了半天的红房子居民大失所望。

那几个人煞有介事地围着红房子察看的时候，海明娘为了阿昌的医药费的事正在对面的新楼里上上下下地寻找包工头的踪影。海明娘气喘吁吁地站在尚在施工的楼道里休息，居高临下，看见尘埃中的红房子蓬头垢面，一脸的寒惨相。昔日那曾经让她感到赏心悦目的绛红的颜色也仿佛门头上隔年的春联，黯然无光，不能带给人一点亮丽的感觉。几个陌生人站在红房子跟前指指点点，海明娘一望便知那又是哪家房地产公司的人在打红房子的主意，只是不知道这一家的实力和诚意如何，会不会又像以前来过的那许多家公司一样，嫌红房子开发面积小，安置难度大，看过之后就再也没有了音讯。

一阵密集的鞭炮声和鼓乐声几乎同时响起，硝烟飘散的地方，一支送葬的队伍在缓缓前行，死者是红房子里的一位老者，是海明娘原来住平房时候的老邻居，几天前还跟海明娘在楼道里说过话，转眼就去了另外的世界。海明娘站在高处，痴痴地望着送葬队伍，顿生人生如梦之叹。鞭炮声渐渐稀疏至于消失，剩下的鼓乐声便显得格外地嘹亮。乐队演奏的是一首与丧葬无关的流行音乐，旋律激昂而又奔放，然而触景生情，海明娘却还是从这激昂和奔放里听出了几分忧伤。

同机抵达

应该学一点电脑。

用电脑写东西既轻松又快捷，尤其是编辑系统的块读和块写功能，能够将其他文件里的内容读入正在编辑的文件当中，或者将正在编辑的文件内容读出去，写成另外一个文件，拼装自如，妙不可言。当然用电脑写作也有它的某些缺点，例如由于电脑病毒的作用或者由于存放信息的磁盘受损或者仅仅是由于操作不当，有时会出现内容紊乱甚至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东西会莫名其妙地丢失。

开机 ucdos wps 回车

D 编辑文书文件

被编辑的文件名：TJDD. WPS 回车

【屏幕显示】

菜单 文件：同机抵达

无论如何，她明天必须赶回去。

为了能赶回去，这几天她没少往火车站跑，但正赶上这些日子开商品交易会，车票非常不好买，她每次去都是失望而归，今天更惨，干脆就没能进到售票大厅里去。山重水复之际，她想起了在车站遇到的那个票贩子老乡。她打开坤包，翻找他留给她的 BP 机号码。

那天她在车站的售票大厅里，望着一扇扇紧闭的窗口和黑压压的人群一筹莫展。这时一个蓬头却不垢面的小伙子凑到她的跟前，压低嗓子问：“要车票吗？”并随即报出一串城市的名字，其中就有她急着要返回去的那个城市。小伙子三十多岁，圆领的T恤衫上直接罩了一件这个季节在这个城市已经很少有人穿的皮茄克。

她看了“皮茄克”一眼，本能地躲开了。

谁知第二天在那里又遇上了他。也许是买到票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的缘故吧，这一次她没有像上次那样像躲瘟疫似的躲开他。“皮茄克”显然也认出了她这个“回头客”，非但对她曾经粗暴地拒绝过自己毫不介意，反倒非常热情，甚至跟她拉起了家常。他用家乡话说他的家也在她急着要返回的那个城市，他家住的那条胡同附近是一个著名的农贸市场，他曾经在那个市场摆过一个小摊，专卖新鲜的猪血汤……她听了觉得很亲切，她也经常出入那个胡同和那个农贸市场，她依稀记得那里是摆过一个猪血摊，那里卖的猪血汤滑溜、鲜嫩，吃了会上瘾……但是她仍然不打算买他的车票，虽然此时她对他的票的真伪已经深信不疑。毕竟，那是一张高出原价近三倍的“黑票”。

“皮茄克”表现得很潇洒：“没事，不要也没关系的，僧多粥少，要票的人有的是。浪费了一点时间，结识了一个老乡也值得。以后再来广州，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可以打我的拷机，或者直接到这里来找我，我就在这一带出没，除非我‘进去了’。”“皮茄克”惨然一笑，递给她一张小纸片：“这是我的拷机号码。打的时候最好加一个代号好让我知道是谁——咱们随便约定一个——就1010吧。”

不合时宜的皮茄克，现代化的BP机，潇洒豪爽却又斤斤计较，面对这样一个票贩子，她觉得自己对人太缺乏想象力了。

块读文件：

……服装个体户郝玉芬一年前开始资助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上学，到目前为止她一共资助了20个孩子上学。日前她专程到江西于都去看望了她所资助的失学儿童，回来后郝玉芬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她说：“自从资

助了那20个孩子，我的心就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他们，这次抽时间专程去看望了一下，总算是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在谈到那些孩子的时候她激动地说：“那些孩子确实是不容易，生活贫困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我原先的想象，但是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他们还是在刻苦地学习。尤其让我高兴的是，在我资助的那些孩子当中，有三个学习成绩特别好，人也很懂事，我很喜欢他们，这次去又额外奖励了他们每人200元钱。”郝玉芬表示，尽管现在的生意不太景气，但是只要那20个孩子还在读书，她就要坚持资助下去，能读上初中、高中乃至考上大学的，资助款还会增加和给予奖励。她说她念书不多，现在很想创造条件让更多的孩子读上书。在结束本次采访时她对记者说：“以后有机会我还要去看望那些孩子，也希望他们经常给我来信。”

还好，那张小纸片居然还在。

她拿起电话，按照纸片上的号码打了一个传呼，并且真的在后面加了一个“1010”。

回电很快就来了。

“现在才想通啊，晚了，你看看都几点了？火车都要开了。”“皮茄克”的声音像是来自天外。“天外”怎么那么嘈杂？那里也人口爆炸吗？

“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呢，多少钱我都认了。”她真的急了。

“现在我有什么办法，你当我是铁道部长啊？……要不，从天上飞回去？”

看来，也只好坐飞机了。

“那就快点，取身份证是来不及了，你把你的身份证号码报给我，我还得去找那帮‘玩飞’的弟兄，去晚了，连天上也走不了那就真的没办法了。”“皮茄克”似乎比她还着急。

她漫不经心地报着自己的身份证号码。

她不喜欢坐飞机，受不了那个“黑色的十一分钟”。

块复制

新华社桂林 11 月 24 日电 今天上午，南方航空公司一架波音 737 型 2523 号飞机，执行 3943 航班任务，由广州飞桂林，约于 7 时 54 分在广西阳朔县杨堤乡土岭村后山粉碎性解体，机上乘客 133 人和机组人员 8 人全部遇难，无一生还。

在所有的交通工具中，他就是喜欢坐飞机，快慢他倒无所谓，他喜欢那股子腾云驾雾的劲头。特别是那个“黑色的十一分钟”，惊心动魄，真叫刺激。而且他觉得只有登上了飞机才是一种真正的解脱——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前门讨债后院起火，你管得了吗？你是谁？你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你知道扁担有多宽板凳有多长？你前无古人后无子孙，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你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这一个圆柱形的空间就是你全部的世界，这一百多号人就是你殊途同归的伴侣……

他下了“的士”，看看时间还早，就走进了机场的商场。先顺时针转了一大圈，又逆时针转了一小圈，在转那个逆时针的小圈的时候他买了一副扑克——世界货币集萃。用各种货币的图案来做扑克真是他妈的绝了！日元、马克、英镑以及别的什么“铢”和“盾”。当然还有美元。不同的币种组合成各种不同的牌面，有“日元”也不一定就“坚挺”，有“美元”也不一定就老是“贬值”，“贬值”的泰然自若，“坚挺”的反倒心急如焚。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块读文件

金融风暴再肆虐 祭坛又添百富勤

……这一天对百富勤集团旗下遍布于十几个国家 33 间办事处的 1700 多位职工来说真是太不幸了！他们辛苦了整整一年，且多数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往年的这个时候正是盘算可以得多少红花的时刻，然而今年却大大不同，等待他们的将是公司清盘！